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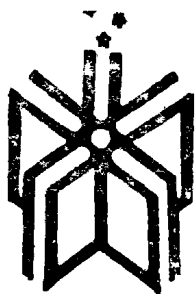
中国集邮潮

朱勇坤编著

WU JIAO



五角丛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中国集邮潮

朱勇坤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104号

责任编辑:姜金城

封面设计:陆震伟

中国集邮潮

朱勇坤 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75 字数 84,000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511-621-0/I-177 **定 价: 2.20元**

目 录

1. 变幻莫测的集邮王国

- 邮票市场是怎样产生的.....1
- 赶不散冲不垮的集邮大军.....4
- 小型张：邮市冷热的温度计.....7
- 大陆最大的邮市关闭了.....18
- 中国邮市何去何从.....20

2. 集邮者群像扫描

- 集邮为的是哪般?.....24
- 邮卡：集邮者的“身份证”.....27
- “团费”换成邮票的死刑犯.....28
- “文9”邮票失踪之谜.....30
- 九千元换来五元邮票.....32

3. 邮票贩子的世界

- 邮票贩子众生相.....35
- 邮市上的“狩猎者”.....38
- 股票贩子大闹邮市.....40
- 一个小邮贩子的悲剧.....42
- 《赈灾》与发财.....45
- 港台邮商进军大陆.....46
- 邮价暴涨的渊源.....50

4. 邮市探奇之一：中国生肖邮票独领风骚	
人见人爱的十二生肖邮票	53
中国生肖邮票称雄世界邮坛	55
中国生肖邮票也有遗憾	58
5. 邮市探奇之二：错体邮票的奥秘	
错体票一出再出	61
错体不仅中国有	63
错体并非都是宝	65
6. 邮市探奇之三：假票幽灵在游荡	
“斯贝拉蒂”阴魂不散	67
新中国第一起变造邮票案	68
《万里长城》也有假？	70
震惊中外的“稿”字骗局	73
一枚假票痛失金牌	75
邮刊广告有陷阱	77
集邮者呼唤“邮魔王”	79
学点自我保护的本领	81
7. 假邮伪票大曝光	
伪造“实寄封”	88
“印刷品邮票”何其多	89
伪造“邮资封”	90
变体票谨防有“变”	92
无处不在的臆造票	93
孰真孰假说“猴票”	94
假“区票”骗了香港客	95
两种“区票”有真伪	97
莫把“无耻”当无齿	97

废品竟然成“珍品”	98
谨防开口变闭口	99
8. 木槌声声的邮票拍卖	
西方的邮票拍卖	101
“红印花”与中国邮票拍卖	102
“一片红”走红拍卖场	104
为祖国争誉存宝	107
拍卖场上的个体户	109
拍卖留下的隐忧	110

1. 变幻莫测的集邮王国

邮票市场是怎样产生的

花花绿绿、五光十色的邮票，顾名思义，是为邮政通信服务的邮资凭证。但如今它却成了千百万人热中收集的宠物之一，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甚至于出现了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邮票市场。若要探究集邮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

起初，集邮只是少数儿童与少妇的一种消遣。1841年10月29日，英国《泰晤士报》曾刊载一位少妇想把用过的邮票裱糊化妆室的消息。消息中说：她已搜集了16000余枚旧邮票，想再集一些。这个消息引起了不少少妇的兴趣，纷纷仿效，也把旧邮票贴在门帘、窗户和起居用具上作装饰，这大约可以说是最早的集邮。1852年，比利时一位名叫温迪美伦的地理学家将自己收集的88种不同国家的邮票镶在镜框内，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邮票展览。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集邮的兴趣。1861年9月，法国人雷维尔特为方便人们集邮，将当时各国发行的500多种邮票编成目录陆续出版。同年，英国成立了邮票店，邮票商人也随之产生。

目前，全世界约发行了三十多万种邮票，集邮的人数自然也今非昔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球集邮者只有一千

万人，现在已猛增至三亿人以上。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世界上任何一种收藏爱好恐怕都没有集邮这样广泛的吸引力。

在中国，“日不落的帝国”在它向大清王朝输入鸦片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带来他们的邮票，那就是最早被中国人称之为“老人头”的。

1879年6月13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则收购旧邮票的广告：“收买信封老人头：工部局书信馆人头每百个价二角；海关人头每百个价二角；东洋人头每百个价三角。”刊登广告的是新泰兴洋行的哈立斯。

1885年5月3日，《申报》又登出一则广告，收买中国信封上用过的旧“人头”，每百张出洋五角。这次登广告的是海关营造处的沙孟。

广告中所说的“人头”，即指邮票。当时中国人不但不知道“邮票”这个名词，更不知道什么是集邮。集邮家姜治方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中讲到，在中国北方几省活动的比利时传教士，不少人同时又是集邮者。其中有一位老神父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中国的，在甘肃住了20多年。他“收藏的中国老邮票之丰富，使人惊叹”。还有一个靠在中国巧取豪夺致富的比利时驻华使馆卫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回国时，就携带了十多箱中国的珍贵木器、地毯和古董，其中也有大量珍稀邮票。

当时上海四川路、南京路上卖邮票的店开了不少，如有名的惠罗公司就兼卖邮票，设有邮票专柜，分成500种和1000种的袋票。同时还卖印有各国邮票图样的贴票簿、镊子、放大镜和胶水纸等集邮用品。但在这些店里出售的中国邮票很少，顾客也大多是外国水兵和游客。

到本世纪初，中国的一些在海关、铁路、洋行任职的中上层人士，受外国人集邮的影响，也开始仿效起来。这些人或多或少与外商打交道，或接触面广，往来信件较多，具有比较

好的集邮条件。但这仅限于上海等大城市，全国范围的集邮风气仍未打开。社会上视集邮为儿戏，当时即使有为数不多的集邮者，也大多不愿在公开场合出示邮集，怕招人耻笑。

辛亥革命后，从事集邮活动的中国人明显增多。他们对早期邮票的刻意寻购，触发了一个新的行当——邮市和邮票商。

我国最早的邮票商李辉堂，早年在上海玛立逊洋行任绘图打样员，因与外国集邮者交识而开始集邮。1909年，辞去洋行的职务，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了一间专门经营邮票的商店。这可以算是第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邮票商店。二十年代，我国集邮家们所收藏的珍贵的中国邮票，大多是从他那里配购的。

北京有个名叫白纸坊的地方曾设有造纸作坊，收购大量废纸作原料。许多穷人聚集在此以拣废纸为生。谁也没有想到这竟促进了中国邮商的发展。原来废纸中旧信封很多，自从集邮在北京出现后，这里就成了老票旧封的藏宝之地，被誉为“邮票之乡”。昔日的“废纸”成了宝贝。于是逐渐地出现了邮市活动。

1925年前后，有个名叫班子华的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开设了北京最早的邮票商店“华通邮票社”。以后这一带陆续又出现了十多个邮社，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邮市，吸引了不少中外集邮者。其中以杨启明兄弟经营的邮票生意名气最响，人称“邮票杨”。他们从废纸中收进信封，剪下邮票，水泡后分类。每一百枚捆成一扎，售予出口商、国内邮商或集邮家。最忙时，全家一齐出动配制种类繁多的袋票。以后杨氏弟兄几人又在北京、天津多处开办邮票社的分社，生意越做越兴旺。当时北京邮局每年都要将大量包括废旧挂号信封在内的废纸卖给泉德纸庄。杨氏兄弟就少付些钱从纸庄的废纸中拣出信封，再取下邮票卖给集邮者。北京许多老集邮

家的珍邮绝封，大都是从杨家购换来的。当年有一种“万寿再版票”，因为外流很少成为珍品。集邮家为集全万寿再版票费尽心血，姜治方先生花了20多年时间远走比利时、法国、德国，只收集到8枚，独缺9分银1枚。五十年代，他终于在杨启明家配全。几年前有人估价，这套邮票价值在4000美元以上。

早期拣废纸破烂的小贩和加工出售旧票封的邮商也许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当年从事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竟然称得上是抢救珍贵文物。不是吗？正是他们使中国大量早期珍贵邮品，邮史资料免遭化为纸浆的厄运。对中国集邮事业来说，当年的“邮街”、“邮市”实在是功不可没！

赶不散冲不垮的集邮大军

除了作为邮资凭证的基本功能之外同时又是一种特殊商品的邮票，由于是一次性印制的，随着时间推移，因其本身易受潮、损坏的脆弱性和其他人为因素，使得它的存世量有减无增，加上集邮者对某一邮票的爱好程度，邮票的价格必然会按照商品供求平衡规律在市场上自动调节，因此集邮爱好者就需要一个进行余缺调剂、互通有无的邮票交换和买卖市场。

解放初期，我国的集邮活动虽然还没有蓬勃开展，但五六十年代，一些主要城市还是有一些个体邮票店。在上海，仅淮海路、思南路一带就有三四家个体经营的集邮社。这些集邮社的老板以销售旧邮票为主，同时也收购中外各式邮票。集邮爱好者残缺的邮票可以到这儿来收集、配套、补齐；多余的邮票可以直接卖给老板，也可在这儿寄售；需要的珍稀邮票可以在这儿挂个号，由老板通过熟悉的渠道代为寻觅。这些集邮社，一般出售邮品的价格比较公道：低面值的纪念票和特种票（四分、八分、一角），盖销后每枚仅售

二、三分钱，高面值的旧票每枚也不过五分、一角。北京仅东安市场就有七家这样的邮票社。50年代后期，东华门邮票公司前的交易市场初具规模，给集邮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可惜“文革”一来，集邮作为“封资修”被一扫而光。本来就不成气候的个体邮票社和交换市场自然就此销声匿迹。

八十年代初期，集邮活动在国内渐渐复苏，然而，邮票交换市场一个也没有。集邮者们没有交换邮票的固定地点，便通常在邮票公司的门口或其周围马路上、小巷里进行交换活动。可是，这种活动首先就为各地的市容管理部门所不容，特别是当交换活动中涉及票钱交易的时候，工商行政部门也接着拍案而起，将这些集邮者们当作倒卖票证或者黑市香烟的“无证摊贩”一律看待。几乎每个城市的集邮者都经历过被驱赶、被收缴邮票甚至被当作违法分子抓进派出所的悲剧性的遭遇。上海在集邮者的迫切要求下，青年宫和工人文化宫偶尔举办一两次邮票交换活动，但是远远满足不了广大集邮爱好者的要求，他们开始在淮海路思南路口活动，由于妨碍交通，影响市容，终被取缔。这批可怜的集邮爱好者被赶到中山公园边上的一条窄弄堂里，与一座臭气冲天的厕所为邻，但仍被有关部门驱散。后来又转移到肇家浜路靠近太原路口的中央绿化道上。这个小小的邮市渐渐地兴旺起来，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各地集邮者（包括不少老集邮家）的光顾。但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时受到有关部门的冲击。终于发生了震动中国集邮界的史济宏医师的故事。

从医三十余年的史济宏医师以收集1893年——1897年间中国商埠邮政票品而闻名，1957年，他的邮集在莫斯科国际邮展上获得银牌奖；并担任了中华全国集邮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集邮协会常务理事。1984年底，他将毕生收藏的3400多枚商埠邮票及30余件封片全部捐赠给国家。为此，邮电部特派了邮票发行局局长宋兴民到上海为他授

奖。1985年农历初三，卧病半年的史医生按捺不住想看看邮票交换的情况，又来到肇家浜路太原路口的街心花园。刚近中午时分，忽然摩托车、大卡车呼啸而来，将街心花园团团围住，正在聚精会神交换着邮票的邮迷们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便统统被驱上卡车。史济宏这位前不久还受到邮电部嘉奖的全国集邮协会理事，也被“一网打尽”地抓到公安局去。直到吃晚饭前才“验明正身”，宣布是“一场误会”，对他进行了一番交换邮票与维持治安关系的教育，总算安然回家。

面对这场“误会”，集邮四十多年的史医师病情急剧恶化，两个多月之后便溘然长逝。

1986年1月30日，邮电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联合发出公告，宣布取缔邮市、取缔倒卖邮票的活动。公告说：“在一些自发形成的邮票交换场所，哄抬票价，非法倒卖，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扰乱了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损害了正常的集邮活动。因此要取缔非法倒卖邮票的黑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把集邮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公告一下，公安干警和工商管理人員一齐出动，全国大大小小的邮市几乎在一天之间化为乌有。

即便如此，自发的邮市仍然不见绝迹，今天禁了，明天又冒出来，西边抄了，东边又起。邮市并没有被冲掉，只是吓跑了一大批集邮爱好者。还波及到这一年邮票公司出的新邮大量积压。1986年国家的集邮收入大约是集邮热兴起以来最低的一年。

这样捱过了半年，终于，《中国法制报》首先撰文批评这个取缔邮市的公告是要把现代社会“拉到远古的以物易物的年代里去”。有关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有些清醒了，到了1987年初，邮票发行量开始有所控制，对邮市的取缔有所松动。就在这一年，广州率先在中央公园正式挂出了邮票市场的牌子。次年，北京的月坛公园、成都的暑袜街、

上海的肇家浜街心花园也先后揭牌而起。1989年5月，邮电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公布了《关于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邮票和集邮品的联合通知》。这个“通知”的公布，标志着邮票市场全方位开放了。

据了解，目前邮票市场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由半官方——各集邮协会组织的集邮交换市场，其交换场所一般设在市或区的工人俱乐部内，不定期举行邮市活动；二是由有关部门派人管理的街头集邮市场，如北京月坛公园邮市和上海肇家浜路邮票交换市场，每天定时开放；三是以邮贩子地下交易活动为中心的“黑市”，主要分布在各大城市中的邮票公司和邮局附近，这是一种不挂招牌、不设地摊，只凭集邮者与邮贩子“心领神会”便可做成买卖的地下市场；四是国营邮票销售点及寄售点以及有证个体邮票商社构成的集邮市场，前者往往以预定销售为主，所以市场气氛不浓；后者一般不能从邮票公司批发到任何邮品，因此虽挂着“邮票社”的招牌，往往兼营着工艺品、书刊、集邮用品，乃至照相器材之类的商品；一旦邮票货源枯竭，这些“邮票社”便自生自灭了。目前生意最为红火的是前二种类型的集邮市场。

小型张：邮市冷热的温度计

小型张可以说是专门向集邮者发行的一种邮票。虽然它的名称冠上一个“小”字，其实它比一般的邮票大得多。那么为什么称为小型张呢？原来这个“小”是同没有撕开的整张邮票相比较而言的。

小型张的图案有时取自一套邮票中的某一枚，有时是另外设计的。有一种小型张把一套邮票里的几枚全部印上。这又有了另一个名字，叫小全张。小型张和小全张邮票的

四周有一个边框，上边常常印有纪念文字或衬以装饰图案。

世界上最早的小型张是1921年卢森堡发行的。我国1947年在东北解放区发行过一枚《五卅廿二周年纪念》邮票的小全张。新中国邮票的第一套小型张则是1956年发行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人们从邮票目录上发现，小型张和小全张的发行量一般都很小。1983年以前发行的都在100万枚以内，像《红楼梦》邮票的J、T小型张印量只在10万——20万之间，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由于印量少，标价就特别高，如《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小全张，标价要130元，《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小全张标价100元，《牡丹》小型张标价91元。1978年发行的《长沙湘江大桥》小型张，审美价值并不高，因为只发行15万枚，市场价竟高达550元左右，而其面值不过2元。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富裕，小型张和小全张的面值都比较高，使用价值不大，因而收集者寥寥。除了早期的《梅兰芳舞台艺术》等在市面上较为少见外，其他像《一次全国邮联大会》、《西厢记》、《益鸟》、《药用植物》等小型张，摆在邮票公司柜台里都是长年很少有人问津，个别的甚至还能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买到。然而，曾几何时，1985年元月，权威的《集邮》杂志登载了小型张在港猛烈增值和小型张、生肖票在北京、广州暴涨的信息。这两条信息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字，登在不显眼的一角，但在国内邮坛上却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突然有人向小型张“发难”，一夜之间小型张被一卷而空。有人拿出所有的积蓄，甚至卖掉摩托、彩电，沿着京广铁路，沿着长江、黄河星夜奔驰，每到一地，便将那里的小型张席卷而去。以往无人光顾的县城邮局，突然间涌来了大批“集邮爱好者”。四川某一县城邮局，《益鸟》、《药用植物》等小型张在柜台里躺了好几年，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广东人，说要统购邮局里所有的小

型张，他一下摔出一大叠人民币，足有一万来元，营业员慌忙请示支局长。“这还要请示？统统卖给他！”支局长哈哈大笑，“这些大张既不能寄信，又不能当摆设，卖不掉完不成营业指标，放在局里还担心老鼠啃坏，现在有人帮我们解决问题了，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么！”

广东人不动声色，一封封小型张把皮包塞得满满地离开了邮局，走在路上他不禁笑出声来，这些玩意带回广州，赚个上万元十拿九稳！

1985年4月初，《梅花》小型张发行的那天，全国各地的邮票公司门前几乎都排起了长队。北京从和平门中国邮票总公司的营业部一直排到宣武门，少说也有二三人。公安部门紧急出动100多名警察前来维持秩序。上海、南京等地，不断传来邮票公司门窗被打坏、柜台被挤翻的消息……

一些买不到《梅花》小型张的集邮者只得出高价从邮贩子手中购买。当时的黑市最高时达到7元。令人气恼的是，一边有人为购上一枚小型张而通宵排队，一边在邮票公司门前却有人拿着整盒整盒的小型张高价叫卖。于是，一封封“读者来信”飞向了报社编辑部，“买邮难”的呼声响彻大陆邮坛。

有封“读者来信”说：近年来，随着群众性集邮活动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不正常的倾向。以集邮作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手段牟取暴利者与日俱增。一些邮贩子经常活动于邮局柜台和交换邮票的场所，以等同面值或略高于面值的价格买进大量邮票，然后转手以高价卖出，从中渔利。这不仅给集邮这项文明活动蒙上耻辱，而且干扰了国家的邮票正常发行。

这位读者还将几种近年发行的“T”种邮票的面值、国家售价以及黑市价格列了一张表来说明问题：

来信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现行的国家邮票发

编号	发行日期	邮票名称	枚数	面值	售价	1985年1月6日 黑市价格
T 46	1980、2、15	庚申年(猴)	1	8分	40分	1000分
T 58	1981、1、5	辛酉年(鸡)	1	8分	12分	200分
T 70	1982、1、5	壬戌年(狗)	1	8分	8分	50分
T 80	1983、1、5	癸亥年(猪)	1	8分	8分	70分
T 90	1984、1、5	甲子年(鼠)	1	8分	8分	50分
T 10	1985、1、5	乙丑年(牛)	1	8分	8分	30—40分

行和出售工作中存在着问题。首先，集邮总公司规定每年年终办理老户换新证、增加新户的手续，其余时间一概不予办理，而每年办理新增预订户数又有限制，不能满足集邮爱好者日益增加的需要。一旦出现发行量小、受人欢迎的邮票时，非预订户的集邮爱好者很难从邮局买到邮票，只能忍痛到黑市花高于面值四五倍的价钱购买。其次，邮局一般都采取不限量的方式出售，买多少卖多少。这就人为地造成邮票在一部分人中供过于求，在另一部分人中供不应求的现象。此外，邮政部门发行邮票往往当日即大量以面值卖出，储存不多，以致大量邮票屯积于个人手中。

这位读者的意见可谓一箭中的的。自然引起了新闻媒介的关注。

1985年7月3日，《人民日报》以《集邮活动盛况空前，票源不足》为题，刊文对“买票难”的现象予以评析。文章提出了“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生产能力不足”；“供应渠道不畅，销售网点稀少”和“邮票的设计和印刷工作落后”三方面的问题。就集邮问题专门发表文章，这在《人民日报》是罕见的。

就在《梅花》小型张发行的一个多月后，《熊猫》小型张在5月24日发行了。图案为一大一小两只熊猫在吃竹子。

背景是著名画家吴作人所题的“拯危继绝”四个字。大熊猫是我国国宝，它的憨态多次出现在国内外邮票上。这次是我国发行的第三套《熊猫》邮票，发行之前，新闻媒介作了大量的宣传，原因是大熊猫在1985年前后发生了生存危机。由于熊猫产地的冷箭竹、华橘竹大面积开花死亡，致使许多大熊猫病饿而死。消息传开，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为抢救大熊猫，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多次拨出专款，国内外有关组织，团体及个人也纷纷捐款。T106《熊猫》邮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行的，因此掀起了一股“熊猫热”。

按照惯例，集邮公司事先不公布邮票印量，人们唯恐买不到总要抢购。这次却一反常态，无限量供应。老于邮道的人对此立刻警觉起来，多方打听，获得可靠消息说《熊猫》小型张印量达1200万。这个印量简直是史无前例的。它比《梅花》小型张高出近6倍，比《里乔内第31届国际邮票博览会》小型张高出120倍。这对大批量吃进《熊猫》小型张的邮贩子来说，无疑是个噩耗。发行的头两天，2元一张的《熊猫》小型张卖到3元。印量消息传出后，价格便天天看跌：2元8角，2元5角，2元，最后跌到1元8角。北京有个邮贩子以2元1角的价格从一个有“邮路”的人手里购进一万枚，原先想以2元5角的价格抛向邮市，谁知费了好大劲只卖出20来枚，再也卖不动了，只得按原面值抛售，仍无人问津，一下子损失了近千元，而买邮票的二万元资金都是从亲朋好友处借来的，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去躲债。这一时期，邮贩子个个谈“猫”色变，邮市也立刻由热转冷。香港市场出售价由定价港币11元降到9元再降到5.5元。对此，集邮总公司一位负责人发表看法说：“这次《熊猫》邮票小型张源源供应，迫使他们（指邮贩子）不得不以低于面值的价格抛售……打击了这伙害群之马，保护了集邮者的利益。”不过，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仅隔一月，《集邮》杂志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没有经过周密的慎重调查研究，熊猫小型张发行量